

D·H·劳伦斯长篇小说全集



袋鼠

主人公怀着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惜别故土

D·H·Lawrence

周雅珍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D · H · 劳伦斯长篇小说全集

D · H · Lawrence

袋鼠

周雅珍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袋鼠/ (英) 劳伦斯 (Lawrence, D. H.) 著; 周雅珍译.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0. 5
(D·H·劳伦斯长篇小说全集/白山主编)
ISBN 978-7-5329-3279-5

I. ①袋… II. ①劳… ②周…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8501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170×235 毫米 16 开 印张/20.5 插页/2 千字/351
印 数	1-10000
定 价	21.00 元

袋鼠

译序



D·H·劳伦斯（1885——1930）是二十世纪英国最独特和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他生于诺丁汉一个矿工家庭，21岁时入诺丁汉大学学习，一生中创作了四十余部小说、诗歌、游记等作品。劳伦斯提倡人性自由发展，反对工业文明对自然的破坏。他的作品对家庭、婚姻和性进行了深入探索，对20世纪的小说写作产生了广泛影响。他是英国诗人、小说家、散文家，曾在国内外漂泊十多年。他写过诗，但主要写长篇小说，共有12部，最著名的为《彩虹》、《儿子与情人》、《袋鼠》、《恋爱中的女人》和《查太莱夫人的情人》。

劳伦斯1885年9月11日生于英国中部诺丁汉郡的东林镇，1906年进入诺丁翰大学，在大学期间表现出了对文学和哲学的浓厚兴趣，并开始诗歌和小说的创作。劳伦斯的父亲是一个煤矿工人，性情暴躁，经常酗酒，打骂妻儿；母亲出生于一个工程师的小康之家，她当过教师，发表过诗歌，性格坚强。她和劳伦斯父亲的结合是偶然的，这种偶然地构筑在沙滩上的大厦一样的婚姻决定了他们迟早要分道扬镳，婚姻的崩溃在所难免，因为他们的生活情趣和人生的追求是迥然不同的。婚后，他们的齟齬不断升级、扩大，长期不和，这给劳伦斯的心灵蒙上了阴暗的影子。由于婚姻的不幸，他母亲便把全部的爱都转向了

儿子，这对劳伦斯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在他以后的作品中可以找到明显的佐证。

纵观劳伦斯的创作，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始终贯彻着这样一个主题，即现代工业文明对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破坏和对人的自然属性的压抑和摧残。他在创作中始终进行着社会批判和心理探索，这使他的作品达到了英国现代主义小说的高峰，他对人类思想的嬗变和西方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民主意识、人权、自我人格独立、爱与性爱一直是西方文学的主题，尤其是爱情主题，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就是反封建的锐利的武器。然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发生了剧变，现代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使原有的道德伦理、社会秩序、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全部摧毁了，人失去了独立的人格、个性，变成了机器的钢铁的煤炭的奴隶，人格的异化，使原先“完整的人”变成了精神上的阉人。这时西方出现了信仰危机，旧的秩序已被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建立，在这种精神的真实状态下，人们开始从宗教、道德和哲学上对社会进行新的探索，试图对社会存在的矛盾作出新的解释，寻找新的精神寓所，从而对资本主义的文化、宗教、道德作出了哲学的批判。

《袋鼠》完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2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劳伦斯的思想发生了深刻而剧烈的变化，他对西方传统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彻底失望了。在《袋鼠》中，他不止一次地通过主人公萨尔默斯的内心独白抒发了他的这种情感。现实令他厌恶，他“直觉地”反对战争。战争改变了人类的外部世界，更加剧了内心的压抑和扭曲。《袋鼠》的主人公萨尔默斯正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代表，他感到了罪恶的现实对他心灵的压抑，而他又无力与之抗争，他认为这是世界末日来临了。他孤独，无奈中追求孤独，他唯一感到欣慰的是一个人在海边呆着，看灿烂的朝霞，辉煌的落日，蓝天碧海，群鸟齐飞，郁郁的青草，茂密的森林，只有融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他才能感到灵魂的片刻沉静。现有的价值观念不是他的价值观念，他心中祈求的是一个不可知的、超自然的、黑暗的上帝，只有这个上帝才是他心灵的归宿。

《袋鼠》的情节并不复杂，讲的是作为诗人和作家的萨梭默斯与妻子哈里埃特从英国本土来到遥远的澳大利亚所经历的事情。在澳大利亚他们结识了退伍军人俱乐部的袋鼠、杰瑞、杰兹，以及社会主义者斯特劳瑟斯。萨梭默斯的魅力和思想征服了他们，他们都想拉拢他加入他们的团体，与他们一起干一番事业。袋鼠在战争中为军队工作，战后成了一名著名的律师，澳大利亚的现实令他不满，他发誓要改变澳大利亚，企图做这个世界的救世主、拯救者。袋鼠

的名字叫本·库利，由于他的两只小眼睛靠得很近，又长了一个大肚子，所以人们都称他为袋鼠。退伍军人俱乐部表面看起来是很有组织性的，但最终只不过流于无组织的暴民状态，不可能成其大事；而斯特劳瑟斯的社会主义思想也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只是向人们描绘了一幅海市蜃楼的图景，他们的理想在澳大利亚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失败是必然的。萨梭默斯来澳大利亚的本意是想找一块安宁、清洁的未受污染的土地，但偏远的澳大利亚同样不是一块人间净土。萨梭默斯黯然神伤，与妻子乘船告别澳大利亚，去了美国的旧金山，又开始了新的精神流浪。澳大利亚充满诗情画意的自然风光使他着迷，淳朴率真的风土人情使他流连忘返，但这不是他理想中的地方，他还是要离开它。然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他所要寻找的人间乐土，他注定了要在孤独中做思想的漫游。

与《儿子与情人》一样，《袋鼠》也有很强的自传性质。1912年，劳伦斯与诺丁汉大学现代语言系教授威克利的妻子弗丽达邂逅，两人一见钟情，坠入情网。弗丽达出生于德国贵族家庭，其时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但两个人难解难分，终于私奔，隐居于意大利和德国，直到1914年才返回英国正式结为夫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劳伦斯便处于极其悲惨的境地之中，由于弗丽达是德国出生的，他们便被怀疑是德国间谍，被驱逐到西部康沃尔大西洋边的一个小村子里，当局还要强征他入伍。这对极力反对战争的劳伦斯来说，简直比杀死他还痛苦。他由于身体虚弱，体检不合格，未被录取。战争结束后，他开始了长达十一年的异国漂泊。1930年3月2日在法国西部的一个小镇，因长期患肺结核，英年早逝，年仅四十四岁。

《袋鼠》第十二章中描写主人公萨梭默斯离别英国的这段凄婉文字，恰恰是劳伦斯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精神重创，怀着对英国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惜别故土时的真实写照。他怎能不爱生他养他的祖国？他怎能不爱这片给了他文学灵感的古老而美丽的故乡？即使他不爱英国这个国家，他又怎能不爱那造就了他非凡文学灵魂的诺丁汉家乡？但残酷的现实是，劳伦斯成了英国的逐客，他命中注定浪迹天涯、客死他乡。有文学史家评论说，因为与这个把持英国文学界的圈子不睦，劳伦斯损失惨重，其被承认的时间推迟了一代。这是“文人相轻”的典型例子，令人无奈、扼腕。剑桥—布鲁姆斯伯里圈子固然尊贵高雅，但终归是高处不胜寒。《袋鼠》是一部仓促之作，不乏平庸之处，但这部小说却具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小说没有经过创造性修正的过程，而劳伦斯正是通过此点使他的作品及他本人的思想复杂化。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坦率

到令人吃惊的作者自画像，也为我们记录了准确的事实。未加拘束的狂想得以自然流露，这在劳伦斯小说中是独一无二的。

《袋鼠》让我们看到，尽管劳伦斯在小说中的其他方面情感炽烈，但在叙述中却不十分经意；然而这部小说毕竟对任何一个渴望理解劳伦斯的人来说是完全值得重视的。

目录



第一章 托里斯特恩

001

第二章 邻居

016

第三章 “嗨，瞧左舷！”

030

第四章 高尔特与威廉·詹姆斯

041

第五章 咕咕宅

064

第六章 袋鼠

089

第七章 舌战

111

第八章 火山迹象

132

第九章 迷惘的爱之舟

150

第十章 退伍兵军人

157

第十一章 威利·特劳瑟斯与袋鼠

171

第十二章 噩梦

188

第十三章 复仇

230

第十四章 轶事

238

第十五章 高尔特反击

251

第十六章 骚乱

261

第十七章 袋鼠死了

286

第十八章 别了，澳大利亚

305

第一章

托里斯特恩



一天，在吃晚饭的时候，玛特里大街边的公园草坪上，有很多工人躺在那里聊天。此时正值五月下旬，初冬季节，太阳暖暖地照着他们，热得这些人只穿一件衬衣。其中有些人正吃着纸盒子里的饭。在这一堆人里，什么人都有。有开出租汽车的司机，还有的是建筑工人——他们是来为路对面的大楼搞内部装修的，其中还有两位穿蓝工装裤的男子，像是机修工。他们或蹲或卧在宽阔柏油路边的草坪上，出租汽车和双轮双座马车从身旁匆匆驶过。他们那种自由自在的样子有城市主人翁的神态，那是一种十足的澳大利亚人神态。

在他们身后是那座城堡样子的音乐学院，偶尔从那里远远飘来细弱的歌声。或许是哪句缥缈的歌声触动了一位穿工装裤的伙计，他不禁茫然地随着歌声扬了扬浓重的眉毛。随之，他的眼神落在两个从音乐学院方向缓缓走过来的人身上，他们正从草坪上穿过。一位是面色红润的女人，体态成熟，端庄美丽，可能是个俄国人。她的男伴却身材瘦小，面色苍白，留着胡须。这两人都衣着整齐，表情沉静，那副镇定自若的样子在这个年月里已经显得有些做作了。他们跟别人有所不同。

穿工装裤的那位脸上掠过一丝笑容，或者不如说，他咧咧嘴露出了笑容。

看到那个留着小胡子的矮个儿外国人模样的男人沉静自若、心无旁骛地走过草坪，这工人就本能地笑了。这是个让人发笑的家伙！说不定是位布尔什维克。

那个外国人模样的男子转过脸来看到这工人正在朝他笑。这机修工胆怯地转过身捅了一下他的伙伴，让他也来看看那个让人发笑的来者。那人盯住了他们俩。这两个人脸上的笑意立刻全没了。那小个子直盯着他们，像是要把他们看穿，眼神却又是那样漠然。他看到这机修工长相英俊，眉眼儿有些招人喜欢，其微笑不过是出自这个城里人们的习惯而已。经过一番对视，那穿蓝工装裤的人把目光转向远处，又恢复了自尊。

那两个陌生人穿过宽阔的柏油路，走进马路对面的高大房屋里去。穿工装裤的工人看着他们走进的那座屋子问道：

“你知道他们是哪儿的吗，达利？”

“不知道，倒有点像德国佬。”

“可他们讲的是英语呀。”

“不一定，德国人也说英语呀，对不对？”

“我觉得他们不是德国人。”

“你以为呢，高尔特？说不定真不是。”

达利对这事一点也不关心。倒是高尔特对那个逗人的矮个子男人有点儿好奇。

高尔特不由自主地盯着路对面的屋子看。那是一家价钱多少有些昂贵的食宿店。那小个子外国人出现了，他把旅行包放在从门廊通向大街的台阶最高一层上。那女人，显然是他妻子，也出来把一只黑衣帽箱放在地上。随后那男人进屋去了一会儿，转身又拖出来一个包，也把它放在台阶顶层上。之后，他同妻子交谈几句，就朝大街上扫视过去。

“他们想叫出租车。”高尔特自言自语道。

褐色大厦的对面，公园的草坡边有两辆出租车。那个外国佬走下台阶，穿过柏油路朝这边走过来。他先瞧瞧这个，又瞧瞧那个，发现两辆车都是空的，司机正躺在草坪上享用他们的饭后一支烟。

“那家伙可能是想租车。”高尔特说。

“想租他就会跟你说的。”离他最近的司机说。可没人动弹。

那外乡人站在奶黄色大出租车旁的人行道上，望着草坪上的人们。他并不想和他们打招呼。

“要租车吗？”高尔特问。

“是呀，司机都在哪里呢？”那人问，讲的是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且纯英国口音，非常纯正。

“您想去哪里呀？”奶黄色出租车的车主仍躺在草坪上问。

“莫多克大街。”

“莫多克大街？多少号？”

“51号。”

“高尔特，是去你邻居家的。”达利冲他伙伴说。

“那家里家具齐全，一周的租金就要四个基尼。”高尔特像在报告消息。

“那好吧，”奶黄色出租车车主终于从草地上站起来，说：“我带您去。”

“您要先到对面120号，”矮个子男人说着指指对面的房子，“我的妻子在那里，还有行李包，不过嘛，请注意！”他马上补充道，“您可别一个包收我一先令。”

“多大的包？在哪里？”

“在台阶上。”

“好吧，先过去瞧瞧再说吧。”

那人走过街去，出租车拐个弯紧随他过去。那位外乡人已经把包从台阶上搬了下来，有两个普通双层旅行包，还有一个方方正正的衣帽箱，全靠到墙根上。司机探出头去看了一眼那些箱包，冲旁边一筹莫展的那外乡人说：

“这些包，运一个要加一个先令。”话语很果断。

“那可不行，关税才征了三个便士。”

“这些包运一个必须要加一先令。”司机毫不妥协地又说了一遍。他不愧是位无产阶级的劳动者，知道争辩是没用的。

“这不公平，关税才收三便士。”

“好了，不交这笔钱，我这车是不会租给你的。一个包必须交一先令。”

“交钱也可以，但不能那么多。”

“那就算了。不愿意就别交了。可是你要租车，多一个包必须多交一先令，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那，车我也不租了。”

“早干什么去了？不租起初就别说。从街对面到这里来看包，这段儿也不收你的钱了。不租就算了吧，只要你脑子没出毛病就行。”

说着，他缓缓地把车开回了原位。

那人和他妻子站在台阶下的箱包旁，满脸的怒气。刚好在这时路上驶过来

一辆双轮双座马车，缓缓朝路对面驶去，车夫是要到那儿用午餐的。车夫看到了那一对面带怒容的人。

“先生，要车吗？”

“要，可是就怕你不管这些箱包。”

“有几个？”

“3个，只有这3个。”他说着气冲冲地踢了下箱包。

车夫从车上看了一眼。这人红脸膛，有些卑下。

“就这3个呀，没问题，没问题！太容易了！拿上来吧，不费什么劲的。”说着他从车辕子上下来。这才看清他是个矮个儿，面庞红润，满身酒气，一瞧就知道是个怕妻子的男人。那箱包上印着的姓名：R·L·萨梭默斯。

“R·L·萨梭默斯！好啦，请进吧，先生，太太，你们请。去哪里，您是要去车站吧？”

“不，要去莫多克大街51号。”

“好啦！马上就走，我拉你们去。只是路有些远，不过我保证一小时以内把你们送到。”

萨梭默斯先生和太太坐在车内。车夫让车门敞开着，把那三个箱包小山般地堆在两位乘客的前面。最顶上那只衣帽箱几乎碰到了棕色的马尾巴，随着车身不停摇晃着。

“您能扶一下那只箱子吗？别让它倒了。”车夫说。

“好吧。”萨梭默斯说。

说话间，那车夫上车坐好，马车载着那一堆行李包一摇三晃地朝城里驶去。那群工人仍然躺在草坪上。萨梭默斯对他们不屑一顾了。他很欣慰地带着可恶的行李向目的地急驰而去。

“那些人是不是太坏了？！”他的妻子哈妮莎说。

“这里可是人间天堂，人们不是一直这样说吗？”萨梭默斯说，“但这个车夫还是不错的。”

“可那些出租汽车司机算是什么东西！还有星期六那天赚了您8个先令的那个人，在伦敦花两个先令就足够了！”

“他敲了我一笔。但你没办法呀，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只有那些让你付款的人才是真正的自由人，他想怎么要价就怎么要价，强买强卖，这就意味着自由。他们能够漫天要价，你还不得不如数照付。”

一路上这样想着，他们随车穿过城市，间或从一座小山顶端瞥见那著名的

港湾，就像是无数条肢干朝四处伸展着。至少他们看到一处海湾里停着几艘战舰和汽船，那些舰只就夹在房屋与林木葱葱的海岸中。他们还看到了港口的中心和它对面低矮的悬崖——那片低台地上林木茂密，林隙间点缀着郊区的红色屋顶和一片片港区空地。天色暗了下来，那环绕着港口的低台地矮树葱葱，一幅昏暗、单调、凄凉的景象。尽管是在这庞大喧嚣的现代化悉尼的范围内，百万人流像鱼儿一样从城中穿过，那片地方看上去好像从地球上消失了一般。

莫多克街在一片老式的郊区里，布满了一片低矮的平房，那些平房的铁皮棱顶都被漆成了红色。每座小平房都建在窄巴巴的一块小地方，围了一圈小木栅栏。一条长街就在这些小房子中间穿过，如小孩子的画儿一样，方方正正的小平房一座接一座沿街排开。这些平房紧紧拥挤在一起，但又界线分明，就如现代的民主制度一样。每座房都有栅栏围着。街面很宽，但街边上没有石沿儿，一线荒草代替了路界。街正中的碎石子路段瞧上去有些像废弃的沙漠，双轮马车就丁丁当当从上面驶过。

51 号的门牌上印着住户们的名字。萨梭默斯一直在注视着门上的那些名字，过了一家又一家：艾里特，特列斯特·本，安吉尔斯·路斯特，贝特里奥。他渴望着读到澳大利亚人的名字，如“韦瓦努比”或“瓦格什瓦格”什么的。他找到房子并同意在那里住上三个月，已是黄昏，他并没注意门上的名字。他希望它不叫“你我小屋”，甚至别是“斯特拉·马利斯”之类的。

“弗里斯汀。”他把花体的 T 念成了 F，“你想这会是哪里的写法？”

“那是 T，不是 F。”哈妮莎说。

“托里斯特恩，”他改口道，发音很像俄语，“肯定是本地姓氏。”

“不是，”哈妮莎说，“是‘进来歇歇脚的意思’。”她甚至没有取笑他的意思，这令他感到很痛苦。

哈妮莎并不在乎这些姓名。他们已经在外漂泊了四个月了。她感到，如果此刻她能在自己的一隅停泊休息一下，她才不在乎那地方是哪里呢，管它叫什么，托里斯特恩，安吉尔斯·路斯特，甚至特列斯特·本，全都无关紧要。

真是感谢上帝，这个住处是座很干净的小屋，家具很平常，没什么扎眼的地方。哈妮莎连帽子都顾不上摘，就一步上前把墙上的四幅画儿揭了下来，又一把掀掉了桌上的红绒布。萨梭默斯闷闷不乐地打开包，让哈妮莎从中找出一条闪光的紫色印度莎笼布料，试试铺到桌上是否好看。但墙壁是红色的，是那种可怕的灰红色，配上深色的栎木家具与装置，或者是染了深色漆的赤桉，那效果显得阴森森的。萨梭默斯“啪”地关上箱子，看看那比较可爱的紫色布

料说：

“和红墙不太相配。”

“是，我也这样认为，”哈妮莎失望地说，“不过，我们可以把墙面换成白色或者是奶油色。”

“什么，重新刷墙？”

“只需半天的工夫就可以了。”

“我们来到一个新的环境，一个所谓的人间天堂，就是来做这个的？在一间郊区的小破平房中干起刷墙的勾当来了。我们说是租了三个月，也许连三个星期都住不满就得走。”

“为什么不干？反正房子没墙是不行的。”

“那就干吧。”他说着，走出去看看两小间卧室、厨房和屋外院子。屋后有一片小园子，园子里有条小径，小径的尽头有一棵漂亮的具有澳洲特色的树，树干苍白，不生一片叶子，却开着一簇簇花瓣尖长的红花。这花让他看呆了。很明显这是豆属花科，花瓣尖尖的，像红色的刀梢，曲曲弯弯向上伸展，而不是垂悬在树枝上。在蓝天映衬下，这些花朵看上去非常美，只是花瓣过于长了些，不像自然生长的花朵，倒像从树枝上探出头的猩红色的白鸚。奇妙燃烧着的红色，坚挺的红色花朵！当地人管它叫珊瑚树。

这里还有一间小圆凉亭，平顶，高台阶儿。萨梭默斯走过去，发现从这铅灰色顶的小圆屋往外俯瞰，能够看得见港口正中央，还能够看到低矮的门道、低低的山峡和上面的灯塔，再往前就是茫茫的太平洋了。那就是通向太平洋的港口，正是惊涛拍岸的地方。一艘货轮正缓缓驶入港口，烟囱上正冒着滚滚的浓烟。

可眼前却是除了一片片平房，就是一条接着一条的街道。这一片是陈旧而老式的悉尼城模样。稍往前走走，就是些看着顺眼的砖房了。而在这小山上，平房区的街道模样如初，几乎丝毫未变，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荒郊野地中连成片的临时小木头棚子。

萨梭默斯为自己将邻家的园子和后院尽收眼底而感到有些不安。他试图做到视而不见，而这时哈妮莎也随他爬上来看风景了，她一上来就说：

“这上面真不错！看到港口了吗？还能看见我们来时的那条柏油路呢！你看，你看啊，我还记得咱们进港时从舷窗口往外看到过那座灯塔，还有那小小的棕色崖石。啊，这真是一座像样的港口。人们刚发现这里时，它是个什么样子？如今有了这些狗窝似的小房子，什么都有了。边上这园子很不错，你看，

那是些什么，那些可爱的花儿叫什么名字？”

“叫大丽花。”

“可是你看到过这样好看的大丽花吗？你肯定它是叫大丽花吗？它有些像粉菊花似的，又有些像玫瑰，哎呀，真是太可爱了！只是这些狗窝一样的小房子太不协调了，这种肮脏的郊区，简直就像个猪圈！在一个新国家里，人就可以这样为所欲为吗？你瞧这一地的马口铁盒子！”

“你希望他们怎样做？罗马也并非是一日建成的嘛！”

“那倒是，可他们就不能把这儿弄得像样一点吗？你看这些小后院儿，简直就像是鸡窝，里面鸡飞狗跳。他们管这叫建设新国家，对不对？”

“那么，如果换了你，你会用什么样的手段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萨梭默斯有些不耐烦地问。

“我就不要建房子，不要这种棱铁屋顶，不设这些多余的栅栏，更不会在满地扔空铁盒子。”

“是的，你会去建法式的古堡，还会有古老豪华的宅邸。”

这时有人敲门。他们闻声下去，看见一位胳膊上挎着篮子的小商贩。从此，这一天中他们就不断地走到门口去对付那些一个接一个小商贩，他们会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们自己已有了固定供货的杂货商、肉贩子、面包师，已一应俱全了。夜晚，萨梭默斯坐在他那圆桶状的凉亭顶上欣赏夜景。通往海边的山凹里万家灯火忽明忽暗，远方的座座灯塔在闪烁着光芒，船上的灯火倒映于水中，连阴暗处也映得有些微亮。这一点也不像一座城市，倒有些像一个国家了。有城镇，有港湾，还有阴暗的地方。这一切都神秘地笼罩于澳大利亚的夜空下，显示出澳大利亚那特有的茫然慵懒的孤独来。那庞大的悉尼城就在眼前，可它显得虚无缥缈，倒像喷撒在黑暗之上、永远也无法穿透那黑暗的表层。

萨梭默斯想到此处长长地叹了口气，打个寒战，回屋去了。他感到有点儿凉。他来这里做什么？是啊，做什么来了？来寻找什么？寻思良久，他装作懂了，可是，他此时真希望自己没来澳大利亚。

他是个诗人和随笔作家，年收入400镑左右。身处欧洲时，他已经看破了红尘，认为一切都完了，没有戏了，走到终点了，他必须去一个新的国家。最新的莫过于年轻的澳大利亚了。这次他到了澳洲，也到阿得雷德和墨尔本看了看。这片广袤无垠、荒无人烟的大地让他感到畏惧。这片国土看似那么迷茫广漠，不可亲近。天空纯净无瑕，水晶般湛蓝，那是一种赏心悦目的蓝色。空气

太清新了，就像从没被人呼吸过。那片地域太辽阔了。可是那里的灌木丛，烧焦的灌木丛让他胆战心惊。身为诗人，他认为他本应体验一个普通人排斥的全部人类的情绪和感受。因此，他任凭自己去感知灌木丛带给人的各种感受。那片幽灵和鬼影忽隐忽现的地方，树干苍白得就像幻影，不少是死树，就像死尸横陈，这些树多半死于林火，树叶黑糊糊的，像青灰铁皮一样。那里万籁俱寂，死一般沉静无息，仅有的几只鸟儿好像也被那死寂窒息了。等待，等待，灌木丛好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他没法看穿那里的秘密，没法把握它，谁也无法把握它，它到底在期待着什么？

后来，在一个月色如水的夜晚，他独自一人走进了灌木丛里。皓月当空，月轮硕大无比。月光之下，一截截苍白的树桩横陈，就像赤裸着的土著人，树桩上的脂液漆黑如炭。在这里，没有一点儿生命的迹象。

不过一定有什么东西，那里隐藏着什么巨大的有意识的东西！他继续往前走，一直走了一英里（译注：1.6公里），进了灌木丛的深处，一直走到一片巨大赤裸的死树跟前，那些树干在月光下闪烁着灿灿的磷光。他立刻被这林子中的恐怖攫住。他盯着那轮明月，许久，思绪全僵住了。这些树中隐匿了什么东西。想到这里，他不禁毛骨悚然。一定有一个幽灵在这里。他瞧瞧那片神秘莫测的苍白死树，又瞧瞧空洞洞的密林深处。没有啊，什么都没有看到。他转身回家。就在此时，他感到头发直立起来，因看到恐怖而变得冰冷。怎么了？他清楚什么都没有，他太明白了，只是脊背上一串冰冷，发根好像也被冻住了。就这样，他往家走，迈着坚定的步子沉稳地走着。他在对自己说他什么也不怕，尽管浑身寒彻。体验恐惧与灵魂上感到恐惧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对，他不承认自己害怕。

但是林子里那种恐怖却挥之不去！他想不明白那是因为什么造成的。他想那肯定是“地之灵”了。今夜，是这超自然的澳大利亚西部的皎月唤醒了它，或者说是把它引诱而醒。诱醒的正是这林中的精灵。他感到那精灵正审视着自己，正等着他。它肯定就尾随在自己身后，它本可以伸出一支又黑又长的胳膊来抓住他，但它没有这样做，它只是要等。它乐此不疲地盯着它的猎物，一个外国人来这里当它的猎物。它在等待时机，遥遥无期地凝视着，等待一个遥远的结局。它就这样注视着无数个白人闯到这里来。

萨梭默斯·弗洛特安全地返回住处时就是这样漫无目的地畅想着，那时他住在山顶一片林中空地上的小镇子里，从那里能远眺佩斯城与海滨城市佛罗曼托城上的雾霭，还可以看到更远处一座孤岛上的灯塔的灯光。一个美好的夜